





談
刊明
四本
夢溪筆

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贄以啓東裝而俟之弗報怒而索其贄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更復之曰伏承

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荅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闔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間書皮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疊疊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碎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蒲福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
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 詔勿捕命以官
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滇延祥隸帥閩廣旦望趨
府羣寮以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
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箏或及詩句廣矍然
起于坐曰鄭廣鹿麕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
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
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噓章以初
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

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
種晨繼昏縱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高鑰有
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
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
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
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
幾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藏
獨餘錢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又出

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 德壽宮中貴人劉
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
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
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
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
蘄間得馬驢驅以歸羨于肆以鬻盡復出人但見其
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寇黃
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
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中啾于衆闕而出捕者以
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

今暮矣杳不再覩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
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簾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
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得
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值耶犬
不能吠詰之以絲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麻苧雜草
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噉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
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噴咄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
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
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

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

言弗與而莫敢撓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為宣威

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職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祇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是直釀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闔官

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
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 中
朝從官常莅之不專以處宰執 南渡以後乃不然
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 高皇朝以詩章應 制與左璫狎適
廢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 上時持
玩流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
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般核輒泚筆几
間書一絕于上曰 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

批若作
落筆生
春聲元
佳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
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
上大怒亟取視之 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
王盧溪作 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鑠宮扉二十六
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
浴 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
貌不成 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
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
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
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 孝皇以奉 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 乾道五年陳正獻 俊卿爲相 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使以爲言正獻恐召輿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 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

迹彼必以 本朝音在出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 國體天下之人以爲 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 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 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

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為少止而終以為病其秋借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顯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為方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為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為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

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為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廟謨為國雪耻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為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謹為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

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
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
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
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
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
改辭以迎合 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
倖以上誤 國事踈狂直突罪當萬死惟 陛下憐
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 上不聽正獻遂去 國
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
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 上臨遣

之曰 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
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
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
王色愀然曰 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嗚雪餐糗
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 國書併載受
書一節 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皋侍御史
元顏温迓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
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
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
入初跪進 國書隨伏奏曰 兩朝旣爲叔姪而受

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
臣有奏劄在此摺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駭顧評其宣
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
來使者未嘗取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
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
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范拜范
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
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
上臣僚往來紛然旣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
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

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
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殿
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
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
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酋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
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
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虜
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
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
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

隆興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
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竒節其爲西掖時 上用知閣門事樞
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 上皆弗聽
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
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
取顯位范亦不顧旣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
猶未下忽請對 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
甚温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 榻前 玉色遽厲

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 朝廷尊嚴雖不
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
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 陛下
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 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
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耶 上霽威沉吟曰 朕將思之
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勾去 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
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旣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
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 乾道八年也悟
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

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 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為不恭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

議譁然起 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

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紛紛

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 紹聖 崇寧治黨錮言

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 政和間葛文康堯仲為

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 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

政忠恕崇厚同符 昭陵綜覈勵精適追 寧考殆

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

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

何其問今見丹楊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

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

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四

程史卷第五 十三引

相臺岳珂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 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
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以起兵復陷而有
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
以孽子熈及其黨程克俊補竇故其文曰上穹悔禍
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

權字

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息而况申遣使軺許光宗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譖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宗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姪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獐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今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

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
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
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
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
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
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負當入殘
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自
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君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
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
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辨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

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
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
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
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
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緘識于霸東周氏兩
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谷輕信徒取惕日忽夜
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
街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
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
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昇謝貲又厚以饋而問

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沆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
彛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悶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
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
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
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
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
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寅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
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
顧隸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靈積蓋
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
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
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
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
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
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
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

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
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 徽宗內禪稱 上
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
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 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 嘉定己巳歲
游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
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鵠張闖
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
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弟非有掠彼之心也

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
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
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
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
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
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裒兵會有 詔池陽
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
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
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中衣偽爲迸逸者告于
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

而幟矗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刀斗鞞鞞四發益信其
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
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
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 朝廷初聞仲虎
失守亟 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
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
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
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
市而屋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塔計今

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熒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息
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
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鄆兀术入之即日集
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
盤薄不得進兀术怒躬命巨艘張帆徑前風益猛自
度不習舟楫挽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
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
术慨然歎曰昔唐丘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

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過于風不爾幾
殆蓋天褫其魄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
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
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元堯既與 子 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
熙中 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 躬
切 德壽從容醺 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
堅忍終於有成而已 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

于 選德殿壁辛丑歲將 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
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
文不妥帖僅即其近伯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
既而 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
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上覽
而是之遂爲第一蓋 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
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
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

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
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
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鬻好漢摠
無張曹趙扶 開寶王徐賣 靖康此時無一盞淚
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
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
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
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
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
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一篇特典重曰何處
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
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
同一題而喑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
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
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
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 上曰姑遂
其欲時何秩未負郎 詔特官一子凡在 朝者皆
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 國時齒
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
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
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爲
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驗傳

吾鄉有義驗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驗者九江戍
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 開禧間虜大入
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
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

靨見病驗焉疥而瘡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
爲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
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彫復生日寘之槽櫪
惻惻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
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
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
下執櫪候晨鴈鷺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
蹶策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
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
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

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褻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驚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執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鈞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執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

批馬知
也反絆

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踔進退折旋良恆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為鎧華韜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釀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恠之於是日游其驗於峒岷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咸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

必其酋相與遂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剽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電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

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
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 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閤門事頗與密
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 內燕
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
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
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
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
所礙目下若欲身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

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 慶
元已未歲如中都道微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
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寒衝
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玉看姓
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
霍氏之禍萌於驟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驟乘
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問以詩篇進益簡 眷
遇至命兼官史局今續通鑑長編 重和元年十二

月丁未推脩 國朝會要 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
良嗣實寬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
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
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
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
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鑿上
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
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
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
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

錄况僅止爾耶五鑿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程史卷第五

程史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相臺岳珂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 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 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 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易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為官榷坊酤以捕私入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效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

江淮乎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閱牆不得志獨荷一織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荊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從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

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歐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先祖頓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費用適窘謝以鐵錘五十緡二人不

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
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宣書紙尾曰迺事
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酣想與咨怨竊
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
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
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
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
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
連軍中為應我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
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

出其書為證光祖繳上之 朝有 詔捕革郡命宿

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鸞卒又咸辭不敢前妄
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
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
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
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
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
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
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己至申不
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

往來袒裼呼嘯頗懼曹孫辭句去革畢飲字謂擇曰
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
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句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
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
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
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
爾乃匿 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與王立
先中二刀仆僞死盡殲捕吏鈞曳出寘牆下將殺擇
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
尉所爲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

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
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
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
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
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
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
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鵝
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
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
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

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
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鞚忽
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
反騎趨縣尉解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
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入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
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
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
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
乘惺惺騮如無為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為尉迫脅狀
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為君累也
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
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
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偏
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
近視舟有煙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煙乃燭麻屑為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
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汊采
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革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
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
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為同安監官
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
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
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
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
捕者為誰請得以辨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曾坐手殺
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

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
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駟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
攘之以瘠死革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有一居倉步
亦業儒以下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字而居
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
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
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在祁門下
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

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建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更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

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

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是背微偃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

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肩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衰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律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潛仲

批叔擬名仙倫

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擬名傑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浙東使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園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文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傑居月餘傑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輕四海幾人思

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
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 中興其二
曰已買湖山下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
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
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
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淞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
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
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
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唵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
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
流人物云叔儼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緇徒
垂老得死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
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
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
做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
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
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
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
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
如履坦途蛟蜃龜鮑魚鼈蛙蛤逸者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
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
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
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

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
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亦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入龍
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
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
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

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
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
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
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龜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
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
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
雖然是理也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說若夫即

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
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况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
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
有六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
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
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
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
羅漢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

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
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
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
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
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相臺岳珂

吳畏齋 獵謝誓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 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
齋自鄂 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
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
撰帥荆復出聞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
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
是時招偽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
心而謀 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誓及之曰騎

虹過賀曾親聲效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憂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啻
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 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選懦則有餘
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
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
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
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卧薪自厲誰為勾踐之
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
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
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
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
議論噂噀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
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 國旆旌無路而陳
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
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

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草未
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
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
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
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
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
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即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
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
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
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輟雍郊是
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
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劔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

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
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略
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
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
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
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
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 靖康之變 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之盟惟
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
亦未安招誘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
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
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
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闡
事機以主帥秦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
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

虛軍中之弊猶日股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
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負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
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涓
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劔之議試
揅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
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顓闡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
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
千騎之來是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

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
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
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
聽策勲別當脩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
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
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
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
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
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
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

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
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
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
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
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
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
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
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
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
刪其吠堯者而刻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
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
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
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
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
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
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之主民耳混同
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

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眷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俟擇其賢
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
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
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
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
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
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
為已私職在牧民
位號宜乎授能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
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平宇大寧爰有宋人來
從海道願輸歲幣
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示
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
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
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王愚氓去就之間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屢勳克成夫委之於
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或盜賊息專之
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執於變法危之策
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戮耒耜文足無名之
征捐不急之務微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
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蠶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
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瑄備禮以重絃寶冊命爾為皇
帝國號大齊都于大石城修子禮永貞度誠界爾

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
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
常謹屢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
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
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談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
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緡千緡有詔就第賜燕假
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
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
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鏤為雙疊勝伶指而問
曰此何鏤曰二勝鏤遽以扑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
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鏤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
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
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二年遂
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
史朱紘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

在 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
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酌祭文有褒頌功德
語因請正其罰有 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
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
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
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
篇之言曰維 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
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
冲幼中外震懼罔知 社稷攸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

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
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
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
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
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
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
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
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
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
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韶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

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
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
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
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
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
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
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成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
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噉嗜背憎嗚呼卿士庶
尹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
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
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
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
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
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母
垂簾保祐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
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詘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
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

速用成心勦形察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
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
巷煩冤迺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
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篲志
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
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
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
論具是暨 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
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
以 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 聖

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寘 大觀爰立
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嗣
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
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
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為
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謀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
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 朝

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特有王仲
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
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
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
于門閤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
勃然發怒叱閤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
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
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閤拱謝曰小
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

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
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闍愀然蹙頰曰我
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
秦門預藝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維
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

